

在一大群灰黑色的建築物下屯集著青年，而這些青年早已被社會遺棄，沒有所謂的“價值”。他們都是盲目的，因此他們都叫做“失明者”

失明者之一曉鳴獨自在家中，。突然自然自語：“過了今天，我就十五歲了。原來我已活了十五年……”她按著腳上的淤青，神經像是已經麻木似的不會痛，她拿起枕頭走到窗台，把枕頭晾起了。此時門外有人在嬉笑，曉鳴立即收起了臉上的木然，撐起笑容把門打開。

“嘿，老友，生日快樂啊！”一個少年叼著煙說。曉鳴呵呵地笑了笑，不語。旁邊的少女扔掉了煙頭，隨手把一包煙遞給曉鳴。“欸！妳老爸不會回來吧？”少年在撥弄他的金髮。她眼中閃過一絲不安，嘴裡含著煙說：“不會。自從媽媽走後，他每天喝酒喝到半夜才回家。”她不經意地摸著腳上的淤青，被少女看到了，便說：“他打妳？”曉鳴傻笑著，沒點正經的說：“哈哈……那個男人，自己女人走後發脾氣就沖我來了啊。我管他的。”眾人輕輕地笑了笑，曉鳴的臉上卻滲出了淡淡悲傷和無奈。

這時，少女拿出了幾包藥丸，伸手到曉鳴面前說：“算了算了！別不開心啦！”曉鳴看著藥丸，有種解脫的興奮，他們一同笨拙地把藥丸塞入口中，有如災民爭奪地上的米粒般讓人心酸。當藥丸開始發揮作用，他們像陳列品一樣坐在地上，低聲地念著別人聽不懂的話。

曉鳴坐在沙發后，腦海浮起了父親虐待她的面容，猙獰可怖，讓她不得不麻木自己。之後，她帶點掙扎地睜開眼睛，此時突然有人破門而入，眾人渾噩地望著那個面容扭曲的醉鬼，破口大罵著：“妳這個不孝女，我那麼辛苦賺錢妳不好好讀書，垃圾！”所有人都像瘋子一樣在譏笑，然後曉鳴走到那男人面前，給他一記耳光，大喊：“你有什麼資格指責我！你有給我一個快樂的童年嗎？我五歲開始就被你當出氣袋！”她瘋狂地說出大堆髒話。

安靜下來了。漸漸地聽見那男人喘氣和抽搐的聲音，他瞪大佈滿血絲的雙眼，一巴掌打到曉鳴的眼臉旁，她慢慢地倒下了，朦朧中，她好像聽見父親在嗚咽。場面陷入了混亂之中……

再睜開眼時，只看到模糊的景象，她真的失明了。她開始害怕起來，舉起了弱而無力的雙手在空中比劃，眼神像在呼喊，淚一下子湧出。跟著，一個聲音響起：“妳的角膜受到太長時間的刺激了，加上剛才猛烈的撞擊，影響了視神經。現在，妳只剩下大概三成視力。”曉鳴皺著眉，擦掉眼淚，嘗試著把淚水忍著，雙手卻不停的顫抖。

“妳哭太多了，才會這樣”聲音再次響起“現在的年輕人真是，動手打父親，人家沒哭自己卻哭個不停，唉。”腳步聲漸漸遠離曉鳴，而此刻心中的複雜情緒在翻滾，不信任或責罵的聲音開始在她周圍喧鬧，可怕的是她竟不再感到憤怒，也沒有力氣再掙扎。閉上眼，仿佛聽到空氣中有一個聲音悄悄地說：“妳沒有用。”

凌晨兩點，醫院安靜得詭異，曉鳴用盡力氣走出病房，猛然失去視覺的她比以前更失落。腳步聲不規則的響起，突然輕聲笑著說：“對，別人做的事情，我做一輩子都做不好！哈哈，那我幹嘛還在生活，我幹嘛要活在這裡！沒有人瞭解我，沒有人……”她用傻笑掩飾著暴露的脆弱，朝著風的方向，踱步出醫院。

走著，聽見了汽車駛過的聲音，冰冷的空氣纏繞著她的雙手，停止了走動，像個馬路邊的垃圾筒一樣，沉默的站著。仿佛之間，她已經沒有意欲去挽回一切，大概，感覺已經隨著視覺一同消逝了。此刻，她哼出了一段旋律。混濁的空氣中夾雜了散落的音符和濃烈的孤獨氣味，忽然發現在心深處的求救，只會永遠的困在樓宇之間，並沒有人會發現。

當夜的蒼涼漸漸驅散了，然而她的手依然殘留著冰冷。“其實……我是誰？”她蹲在地上，握著自己的手“為什麼要生活？為什麼？如果沒有人相信我，那麼我的生存價值還在嗎？我瞎了，沒人記得我了，我一點存在感都沒有……”漫無目的地走，她無法確認自己的位置，眉間洩露了別人看不透的憂傷。“我要把自己扔掉，像扔垃圾一樣，扔掉。”

沿著汽車的聲音走向天橋，捉住了生鏽的扶手，便踏上階梯。一步步，都滲發著濃郁的死亡氣息。額角的汗滑到了嘴唇，唇角輕輕地抖了抖，她慢慢地不再感受到自己的重量。

“就這樣跳下去，上天會原諒我放棄的，對吧？”話語有點崩潰，手心冒出了汗，而一直堆積在心中的負面情緒，像一頭野獸般野蠻地撕噬著她的心臟，隨著視野的消失。她選擇了死亡，她確定要把內心的恐懼和不安，統統用力砸碎。

正當她確定要自殺時，忽然有歌聲擦過她的耳朵，她定了定神，然後孱弱地把已跨出圍欄的右腿收回，朝著有歌聲的地方走去，漫步在聲音的位置，但無法得知唱歌的是誰。

“妳不是要死嗎？”坐在地上的是個戴著鴨舌帽的少年，這句話慎住了曉鳴。“才十多歲就要死要活。”那少年說。她無心為自己維護，低聲地說：“你不會明白。我來到這個地方，卻無法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理由。被老爸打罵，被人指責、不信任，甚至不關心……我不要面對，死是我最後的解脫。”她說的話沒有絲毫情感，只聞歌聲再次響起：“你是我小心維護的夢，我膽怯的享受著誰也無法代替的光芒……”

忽然，曉鳴哭了，一下子沾濕了乾早的眼角：“我的世界，沒有光。”歌聲靜止了，那少年放下手上的吉他，歎了口氣：“誰也有不堅強的權利。在這個冷漠的城市裡，心死了，沒人記得妳，接觸妳，自然會覺得失望。”曉鳴的眼神重複著崩潰的神色，始終說不出話來。

許久，曉鳴開口問道：“為何在這裡唱起歌來？”少年回答：“我並沒有工作，我不喜歡這個世界。我只是在我的世界裡，堅持著我自己。音樂是我的所有，而我并看不起著商業城市所販賣的音樂。”他哼了聲，繼續說“我只不過是討口飯，在這一席之地生活而已。”

再一次沉默了，少年在玩弄著吉他的弦，突然開口：“妳把自己弄丟了吧。”曉鳴在說話，聲音小的無法聽見：“什麼自己，什麼生存意義，我都不知道，根本我就不知道我是在幹什麼。”少年微笑著說：“現在很多和妳一樣的年輕人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。照我說，你們的心，都是失明的。”

“心是失明的。”曉鳴心裡重複了一次“一直以來我有看清楚我自己嗎？是因為傷害太大，我把自己給忘記了吧？就算我失明了，我也不能放棄未完成的人生啊！”此刻她心中充滿了矛盾，尋找失散多年的自己。她緊閉著眼睛，聽到心底脆弱的吶喊聲。

“面對別人對妳造成的傷害，妳一定要找到自己，保護著自己，才可以真正的堅強起來。”少年說。曉鳴握著拳，收起了尋死的念頭。“曉鳴，妳在這啊。醫院那邊說妳不見了，我就來找妳了。”突然聽見父親的聲音，她嚇得抖了抖，然後嘗試確定父親的位置，“曉鳴，回家吧”父親話不多，說完就扶著曉鳴離開天橋了。

回到家，父親收起了還晾起的枕頭，然後打開外賣盒子，走到了曉鳴面前，扶起她，讓她坐在沙發上，然後把湯交到她的手中，他並沒有說一句話。她一聲不發地吃掉盒子裡的飯菜，腦海重複著和那少年的對話，眼淚不斷地流下，弄濕了飯盒，父親這個時候把紙巾放在了她的手中，窗外傳來的陽光聚焦在她睫毛的淚珠上，好像發出了微光。她感覺到父親的厚愛，打從心底快樂起來。“爸爸，帶我到下面走走好嗎？”父親只拿走她手上的外賣盒子，握著她的手離開。

走出了屋邨，父女始終沒有說出一句話，她不奢望父親給她賠罪，她只想堅強地活在這個世界上，逃離陰影，以前的日子，像昏迷一樣，一片煙霧朦朧，傷口快要結痂了。她握著父親的手漫步著，同樣是沒有目的的走，卻多了一份悸動。她一直回想著剛才少年哼唱的旋律，并不斷的唱著這首歌。

天空重複著沉默，雲朵仍然在漂浮，然而曉鳴看不見這一切，只看見了自己的世界，失去了看世界的的能力，她覺得可惜，但獲得了自己的世界，反而覺得幸福。這一種矛盾，讓她更有衝動去瞭解世上的一切。

人群依然忙碌，失明的青年依然盲目，這個在荒涼景色中的倖存者曉鳴，她準備要起飛，尋找屬於她的一切。